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五十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一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虵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

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為蜀承制以雄為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内雄遂尅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

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
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
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
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
稱成都王赦其境内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
其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折衝李離為太尉建威
李雲為司徒翊軍李璜為司空材官李國為太宰其餘
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

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内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税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晋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

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末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啟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羕

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悦赦其境内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不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

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線經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

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寛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為皇后氐王楊難敵兄弟為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師陳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嶲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

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為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琀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辯征東李壽督琀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琀稚死者數千人琀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為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

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切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

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埽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

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觧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

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黒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黒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奥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黒卬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内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偽謚武帝廟曰

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寛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内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子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户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四海

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為國無威儀官無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絶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為性汎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

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録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介時有白氣

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

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玝於涪玝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録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録尚書事立妻閻氏為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内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

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鴆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

至壽所伺其運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弈為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懐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别宫

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賔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録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

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玝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邉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彊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徃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

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隂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恒與思明及李弈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任僕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漢興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股肱李弈任調李閎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為獻帝母昝氏為太后立妻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

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横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糇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

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
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
衆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牁太守謝恕
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抜會弈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
領大將軍録尚書事壽承雄寛儉新行簒奪因循雄政
未逞其志欲會李閎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强宫觀
美麗鄴中殷寔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
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

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偽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為王好學愛士庶幾

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即偽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别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嶲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襲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

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揩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為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為太后妻李氏為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

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為景武昌業

獻文承基至親不逺無宜疎絶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

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

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

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弈襲廣於涪城

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為臨邛侯廣

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

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弈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

弃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弈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弈大赦境内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内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

位優之寔欲與分災旹大司馬桓温率水軍伐勢温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昝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温謂温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昝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為而温從山陽出江南昝堅到犍為方知與温異道乃廻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温已造成都之十里陌昝堅衆自潰温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

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咎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温曰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宏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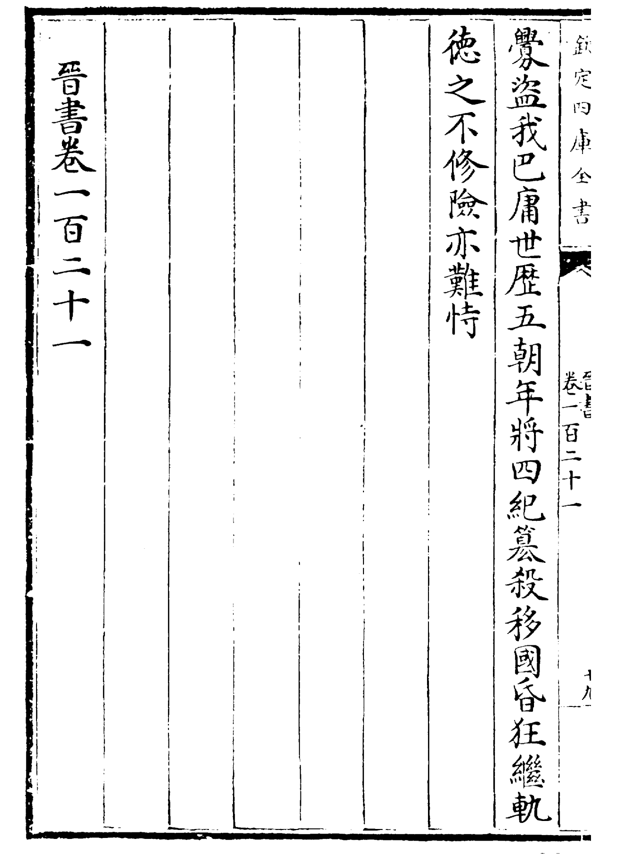
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勑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温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

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光
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
侯之無斷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殲殄蜀漢荐食巴梁沃
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蓋上失其道覆敗之
至於斯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推鋒累載克隆霸業
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
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
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

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彊兵於厥肖遺骸莫歛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鼈野戰羣龍李特窺



釁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
德之不修險亦難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李雄載記改年曰太武○太武華陽國志同後蜀録作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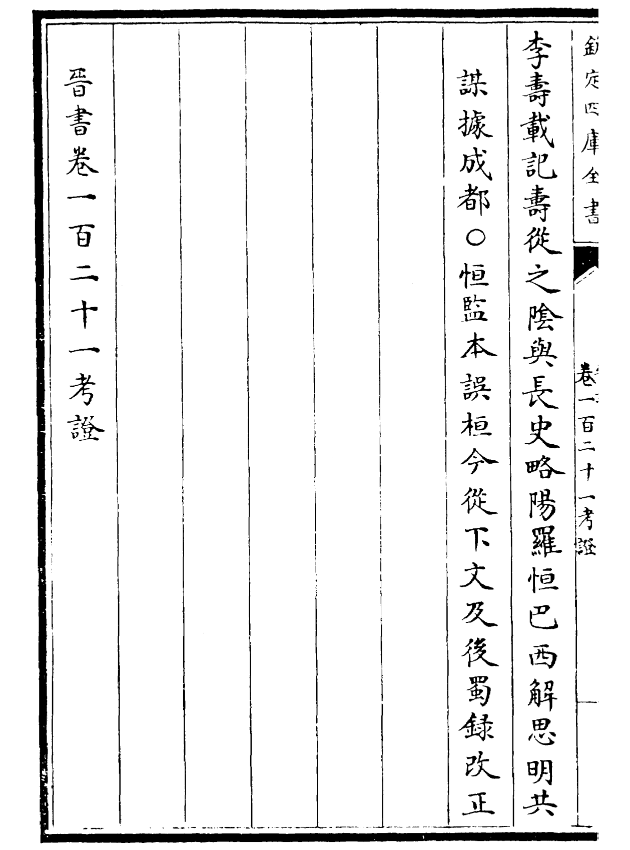
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得後蜀録作陽

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禍監本誤

闕字書不載闕字今改從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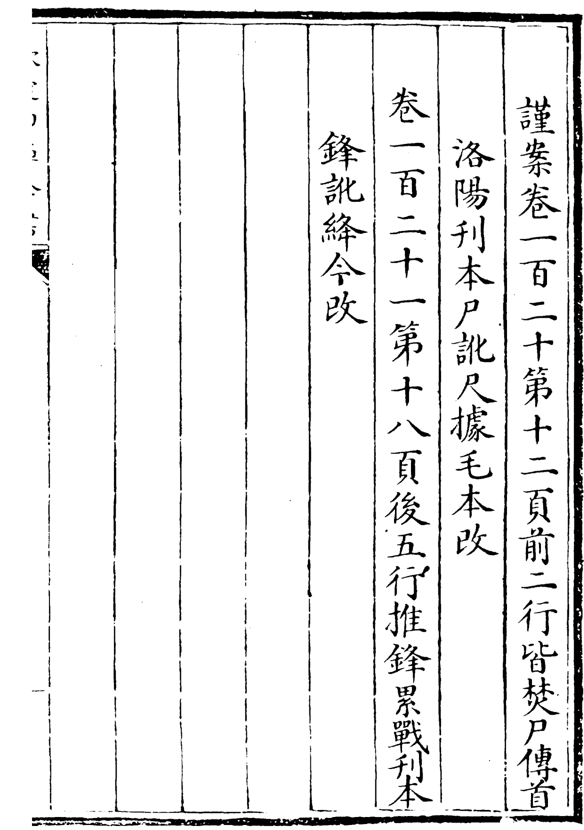
李班載記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

王瓌監本誤越瓌今從尚書令王瓌及後蜀録改正



李壽載記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恒監本誤桓今從下文及後蜀録改正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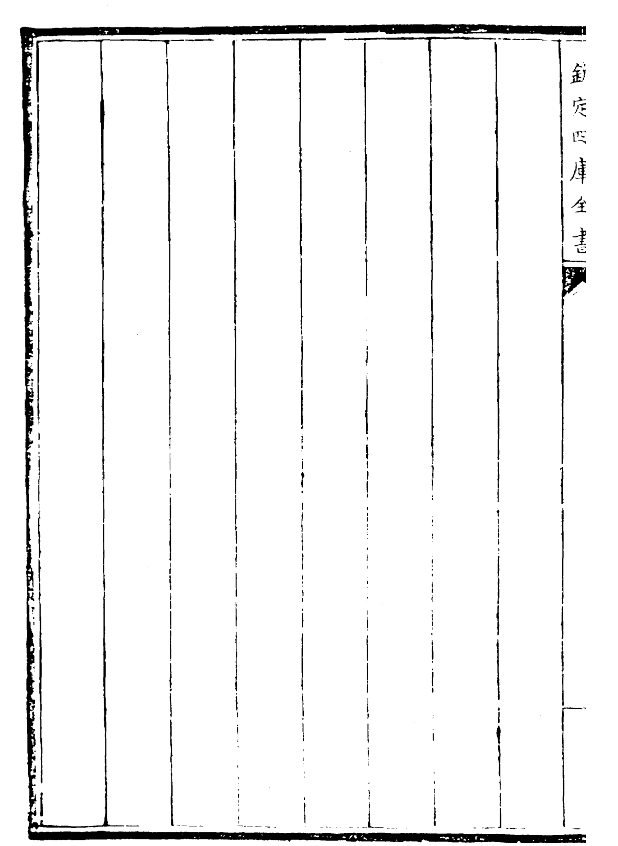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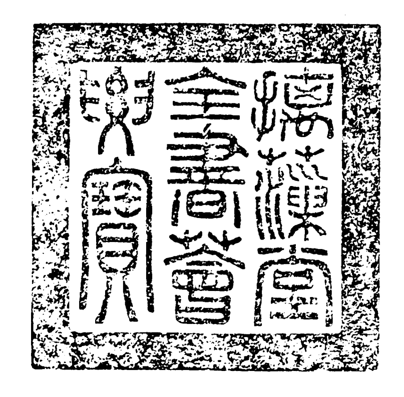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二十第十二頁前二行皆焚尸傳首

洛陽刋本尸訛尺據毛本改

卷一百二十一第十八頁後五行推鋒累戰刋本

鋒訛縫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邱庭漋

謄錄監生 臣 侍 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二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

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寛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

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為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

滅之還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强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

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
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
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
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
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
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肉脉起成字
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
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

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獪胡獪胡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

連鏁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
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
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
鏁之法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
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
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
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
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没酒藏者相繼矣諸

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
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
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
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
將軍西域校尉道絶不通光既平龜兹有留焉之志時
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
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
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

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遣彭晃杜

進姜飛等為前鋒擊脩大敗之脩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為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鸇陰以應

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秃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

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朞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筭耳光大悦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偽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線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

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闗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羣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吴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

獘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旻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旻旻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脣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

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
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
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顗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
以其黨索嘏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
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
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
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穆引
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首送

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已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僣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勤于三嚴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讌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

永為不還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

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强弩竇苟討乞伏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死之武賁呂纂强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楊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尅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

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部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僣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諸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為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

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内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勑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冣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没奕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呂纂尅金城擒乾歸金城

太守衛鞬鞬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為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

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涫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涫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

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倡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

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黁明天文善占侯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内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為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為内應

事發光誅之磨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名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廻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

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麐麐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麐軍破之遂入于姑臧麐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麐悠然自若麐推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麐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麐

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麐叛逆南藩安陷音問兩絶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麐脣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栢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栢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麐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虚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

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磨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彊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磨走南奔廉川光病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

皇帝以吕纂為太尉吕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維增恐將不濟三寇闚闟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内相猜貳釁起蕭墻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内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偽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
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及堅亂西奔
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祕
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
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
纂不許之及紹嗣偽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
震内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覩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

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

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内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劒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

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閤自殺吕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强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勑慙負黄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為咸寧謚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

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
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陛
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
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
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
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深
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燮俱
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殞身授命死

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

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頼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名弘妻及男女于東宫厚撫之吕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桓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

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鋭勸課農殖待可乗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亹河為鹿孤弟傉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乗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傉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

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脩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脩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即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馬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

未闢崎嶇二嶺之内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讐為慮竊為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

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橜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

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劒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劒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庶士同茲休慶偽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

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况今蕭墻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而為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為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篡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

計為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
緯曰篡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
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顒顒人無異
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
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
嘗與鳩摩羅什棊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
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
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簒位偽謚纂靈皇帝墓號白石

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篡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大赦改元為神鼎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隷校尉録尚書事封安定公隆

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嚣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説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為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

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
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羣雀鬬
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
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
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
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
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秦師
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愎諫自專社稷為墟前鑒不遠

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内脩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知幾為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内盡强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為

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徳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豈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絶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值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絶百姓

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髪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絡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弑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戸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

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其後

隆坐與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

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

年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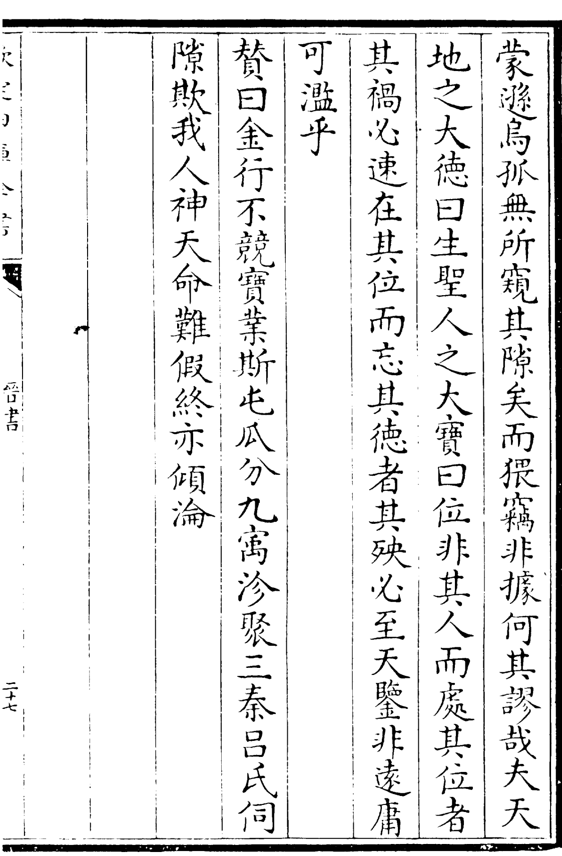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垂釁竊號神州世

明委質偽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脤遐征鐵騎如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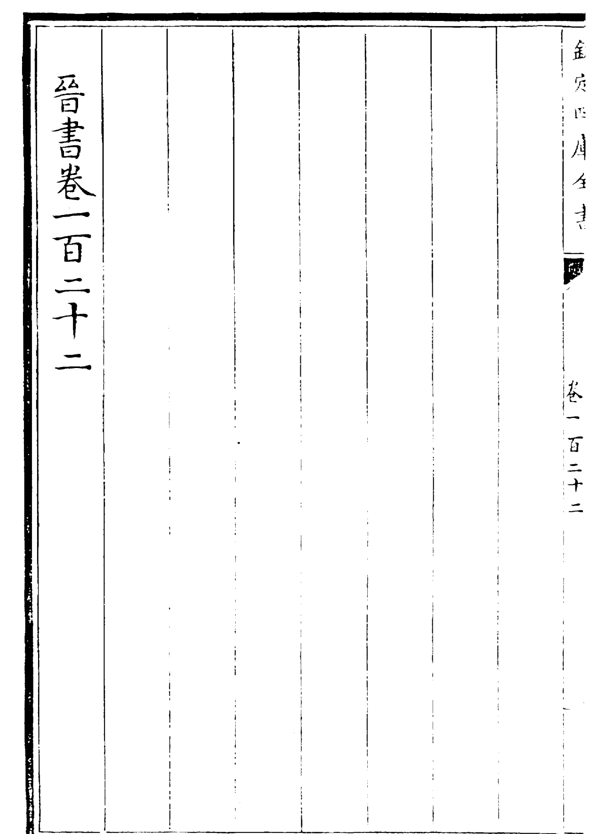
出玉門而長騖琱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陬承

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

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鴈邑并吞五郡
遂假鴻名控黄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為固自謂克昌霸
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瞑目甫爾釁發
蕭墻絡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趨兇狡職為亂階永基庸
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
世而光棄兹勝躅遵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
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撽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
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麐段業豈得肆其姦


蒙遯烏孫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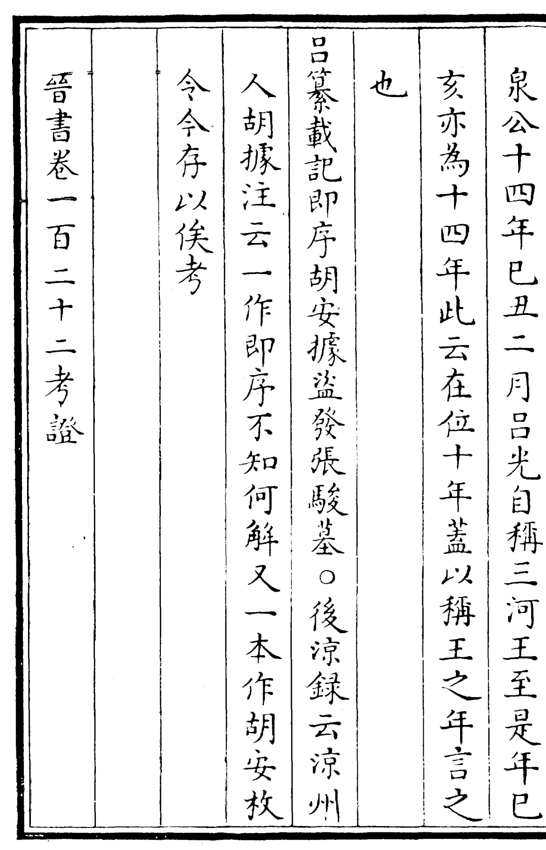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呂光載記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於三巖山○下文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是他為光弟非光子也後涼錄作遣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可証其誤

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後涼錄光生於咸康四年歲在戊戌則距隆安三年歲在巳亥當為六十二歲綱目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十二月呂光自稱酒



泉公十四年巳丑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至是年巳亥亦為十四年此云在位十年蓋以稱王之年言之也

呂纂載記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後涼録云涼州人胡據注云一作即序不知何解又一本作胡安枚令今存以俟考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三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

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卻缺為名内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

也儁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儁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懐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僣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録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為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為司隸偽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暐嗣偽位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

委政吴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温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恱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賔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户王猛伐洛引全為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暐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

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蹔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

以成為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為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今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

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
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
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茍天所棄圖之多便
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
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强而并燕秦弱而
圖之此為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
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
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

韓信之敗迹乗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氐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厯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闗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闗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

在長安與韓黄李根等因讌樗蒱寳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豈虚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寳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為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淩霄之志惟宜急其羇靽不可

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丕

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

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内殺飛龍悉誅氐兵名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内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

豈可因其小隙便懐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説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

下衆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為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為農所敗斬越于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

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為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白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為燕王太子封功臣為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

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况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竒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

孫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陜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

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墻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筭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舉詔北廵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内多猜忌令

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
赴限以師程惟給獎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為
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
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
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為盟主臣受託善始不
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
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
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

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鋭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

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為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

食椹懐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
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
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脱網之鯨豈罟所制翹
陸任懐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
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歴
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
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郛
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

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尚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

兵向鄴欲與丕為内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寳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為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還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黄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

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暐為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沖稱號闗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徳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為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為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

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為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敕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為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即尊號具典儀修

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為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𣪺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謐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

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梏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為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為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録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為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

高陽王慕容隆録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暐及諸宗室為
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
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
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其尚書郎婁會
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
士人心奔競茍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
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
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

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定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

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

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二為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尅晉陽垂

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為内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户七萬六千八百及乗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内攻廩丘陽城皆尅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

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為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為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為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

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陥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

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僞謚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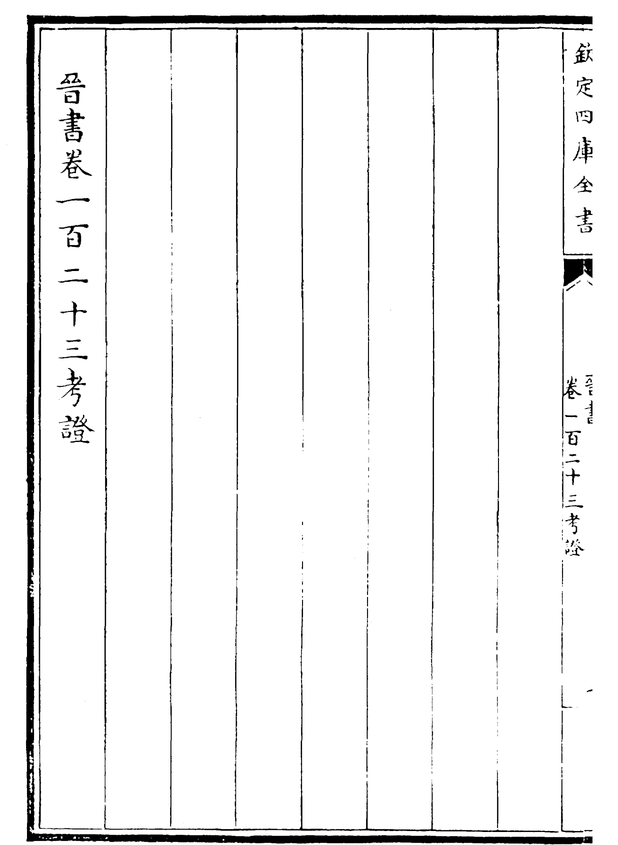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慕容垂載記慕容垂字道明○一本作字叔仁小字阿

六敦

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綱目作晉孝

武帝太元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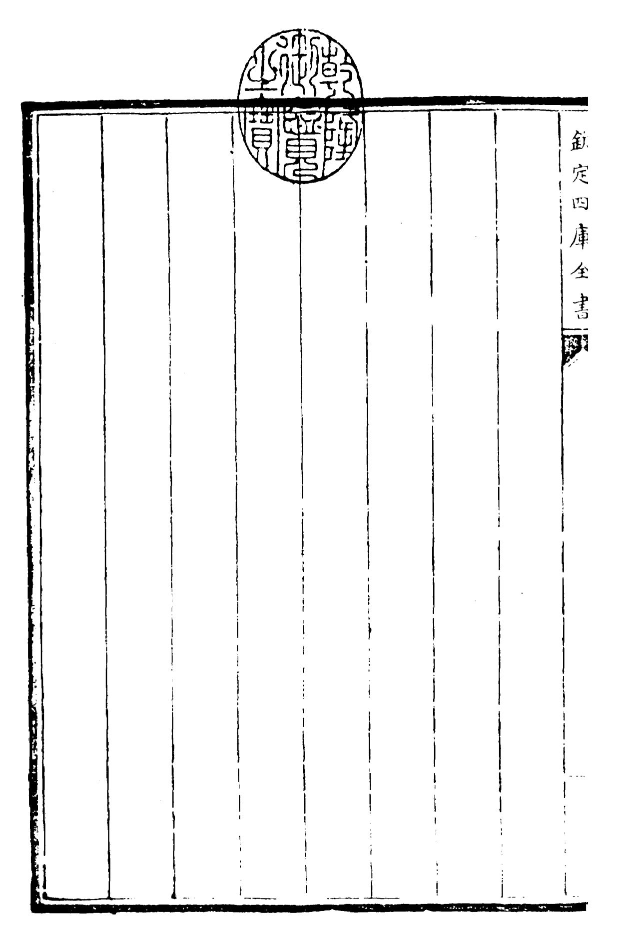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二第九頁前六行太廟新成刋本成訛城據毛本改

卷一百二十三第一頁後三行與恒相持刋本持訛特據毛本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垂至上谷之沮陽刋本沮訛俎據地理志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何瑞